



生活笔记

## 老街味道

文/陈松

清晨六点,天刚蒙蒙亮,老街的雾气还挂在屋檐下没散。我踩着湿漉漉的青石板路走过,鞋底沾着昨夜雨水和油渍混合的泥痕,发出轻微的“吧唧”声。街角那家早点铺子已经开了,蒸笼一层层摞得老高,白气像没睡醒似的懒洋洋往上飘,混着面粉发酵的酸味、猪油渣的焦香,还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陈年油烟气——那才是老街真正的味道。

铺子门口的塑料凳子东倒西歪,几张小桌用红漆写着“已消毒”,漆皮却剥落得像干裂的嘴唇。我坐在那张靠窗的,木纹里嵌着洗不净的酱渍,摸上去黏糊糊的,不过倒让人觉得踏实的小桌旁。老板娘不用招呼,照例端来一碗热干面,芝麻酱厚厚一层,上面撒着萝卜丁和葱花,筷子一拌,酱香混着辣油味直往鼻子里钻。我看着对面修鞋摊的老头正用锥子扎鞋底,一下一下,节奏缓慢得像老街的呼吸。

再往前走,是卖菜的阿婆们占了半边街。竹筐里的青菜还带着露水,萝卜缨子蔫头耷脑地搭在筐沿,旁边摆着几捆刚炸好的油条,金黄酥脆,咬一口掉渣。有个阿婆用塑料袋兜着刚买的豆腐,豆腐嫩得晃悠悠的,她小心翼翼地护着,像护着什么宝贝。街尾的理发店亮着昏黄的灯,推子“嗡嗡”作响,混着收音机里咿咿呀呀的京剧,声音断断续续,像被风吹散的旧梦。

午后老街安静下来,阳光斜斜地掠过屋檐,在墙上投下斑驳的影子。我坐在巷口的石阶上,看蚂蚁搬着面包屑爬过砖缝,远处传来拖鞋“啪嗒啪嗒”的声响,是哪家的孩子跑着去买冰棍。风里飘来谁家炖肉的香味,混着晾晒的咸菜味,还有电线杆下麻雀的粪便味——这些味道纠缠在一起,说不上好闻,却让人心里踏实。

傍晚时分,路灯亮了,昏黄的光晕里,油烟味又浓了起来。我沿着老街慢慢走,路过那家修鞋摊,老头正在收拾工具,锥子在夕阳下闪着微光。街角的早点铺子关了门,蒸笼收走了,地上还留着一圈水渍,像老街的年轮。我深吸一口气,那股混杂着烟火、汗水和时光的味道,依旧在鼻尖萦绕——那是老街的味道,也是我记忆里最真实的生活。

风物迹忆

## 达拉滩的开河季

文/林金栋

堤,即成严重凌汛,稍有疏忽就可能酿成凌汛灾害。

相比较“武开河”,还有一种开河方式是“文开河”。河道封冻后,河槽蓄水量不大,冰量较少;当气温升至摄氏零度以上且持续一段时间,日照和热辐射持续增强,河水水温升高,封冻河段自上而下开始融解,冰质自然发酥;在上游来水推动下,逐段解冻开河,冰水安全下泄。

观看开河,也是很刺激的一件事。经过一冬的积蓄,凌汛来临之际,河面冻得特别瓷实,形成整体的冰盖子,冰厚处可达两米以上。春天开河时,冰面在不知不觉之中脱离了河岸,当上游大量的河水从冰底经过时,就会把冰面抬起来,冰面破碎,形成大大小小的冰块,小到碎末,大到一个足球场大小,整块的冰在水势和风势的作用下,缓缓地向下移动。这时你会听到冰面开裂时发出沉闷的“嘣、嘣”声和冰块撞击的“嚓、嚓”声,大自然敲响的鼓乐是那样动人心弦。

这时的河面成了冰块的运动场,小的冰块像一个个泳者,先昂起头颅,憋足了气,突然一个猛子钻入下游更大的冰块下面,试图将它背起来。有时,它又成了舞者,在湍急的河水中或慢或快打着转转,欢舞着向下游流去。那些没有开裂的冰面常常会挡住上游涌来的冰块,越来越多地聚集在一起,试图突围,挤不下去的冰块就慢慢地堵塞了河道,向两边地势较低的河头地和堤岸涌去。拱出河槽的凌水,以不可阻挡之势泻向两岸低洼之处,摧枯拉朽,所向披靡。

在观凌人眼中,这一切惊心动魄,满足了好奇心,而水利人则昼夜无眠,一直守在母亲河身边,守护着一方平安。

终于,黄河安澜,一切都是期盼中的样子。河水归槽,留在岸边的冰块等着春风化掉,两岸的草芽已经发绿,春天真的到了。

达拉滩的农人,这些世代代的黄河守护人已开始一年的春耕准备了,准备一年需要的种子、化肥,想着该种玉米还是葵花。统种共富这种新的生产模式让他们跃跃欲试,不再操心春种、夏耘、秋收、冬藏,到秋后把大把大把的钞票装在口袋里,给媳妇买时髦的衣物,给老人选可心的礼物,送孩子上大学,给儿子娶媳妇。

在食客眼里,最盼望的是吃一顿开河鱼。经过一冬的休眠,黄河里的鱼儿已将肚里的沉积物全部排净。因御寒而膘肥体壮的黄河鱼赛如活人参。请最好的朋友吃一顿黄河鱼宴,鲶鱼要两根胡子的,鲤鱼要头部尖细尖细的,还要有沙锥子、红眼、河虾,炖在一起,那才够味。

欢迎朋友们到达拉滩来,这里的春色正浓。

黄河一路浩浩荡荡,在华夏大地上雕刻出一个巨大的“几”字,这便是举世闻名的黄河“几字湾”,达拉特旗就像一颗明珠,镶嵌在“几字湾”的顶部。

黄河达拉特旗段全长190多公里,上下游坡度不

大,河道平缓,逶迤曲折,水流速度较慢,数九寒天时就容易结冰,黄河表面被坚冰覆盖,人们称之为封河。到了三月,气温上升,河冰融化、变碎,与河水一起下泄,就叫开河。“冰封百日,河开一时”,开河季,达拉滩荡漾着满目春色,美不胜收。

最先来达拉滩报到的是从南方长途归来的候鸟,每年的早春二月,数万只天鹅、灰鹤、遗鸥、苍鹭、白琵鹭、赤麻鸭、绿头鸭、红头潜鸭就早早来到这里,它们是春天的信使,也是达旗人的老朋友,这里就是它们北迁的驿站。它们时而结队振翅高飞,在蓝天上翱翔,在蓝天与碧水间勾勒出流动的诗行;时而在水面悠然栖息、低头觅食,倏地从水里钻了进去,又从不远处探出头来;天鹅、赤麻鸭往往成双成对出现,它们都是爱情鸟,含情脉脉,犹如热恋中的情侣。此起彼伏的鸣叫声就是雄浑的天然交响乐,唤醒了寂静的土地,这一幅幅场景构成了生机勃勃的春日画卷,为春日的达拉滩增添了无限灵动和生机。

无数摄影爱好者架起“长枪短炮”,留下一个个精彩的瞬间。也有游人,本地的,远道而来的,专程赶来与这些可爱的空中精灵来一场美丽的邂逅。这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,更是达拉滩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有力写照。

河岸上刮起了风,静谧时温柔地拂过你的脸庞。更多的是疾风,毫无理由地就地生成,席卷着黄土刮过冰面,把原本清冽的冰面染成了黄色、橘色、浅黑色。岸上的杨柳最懂得风的含义,树枝柔软起来,像少女婀娜曼妙的腰肢,被寒冬冻得粗糙干裂的枝干泛出了绿色。这是春天的信号,老乡们望着黄漫漫的天、黄漫漫的地、黄漫漫的冰,说:这是急等要开河了。

开河是大事,备受各级政府和沿河老乡的关注。每到开河时节,水利部门都会准备大量土方、石料、机械,认真备战,以防不测。

动静大、危险性强的开河现象叫“武开河”。河道封冻期间,由于上下游河段气温差异较大,封河后的冰厚、冰量、冰塞等也有差异。初春,气温升高,上段河道封冻先行解冻开河,封冻期河槽积蓄的水量急剧下泄,形成凌汛洪水,洪峰流量沿程递增,造成水位上涨。这时,下段河道因气温仍低,冰凌固封,在水流动力作用下,水鼓冰开。此种开河有时大量冰块在窄弯或浅滩河段阻塞,形成冰坝,水位陡涨、漫滩假

风铃版投稿邮箱:

lybdx1862@163.com